

辨證錄

附：脉訣闡微 胎产秘书

清·陈士鐸 著

新
子
部
胎
产

PDG

出版說明

本书是以乾隆戊辰喻义堂本为主本，并参考了道光丁未文英堂本及光緒甲申善成堂本，經校正、标点后排印的。书后所附陈笏庵所傳的《胎产秘书》是根据善成堂本补入的。

陈士铎为清代医家，平生著述很多，現存的有《石室秘錄》、《洞天奥旨》、《本草新編》等。本书內容以“辨病体之異同，证药味之攻补”为特点，故称“辨证录”（又名《辨证奇聞》）。书中虽以《灵》、《素》、仲景之說为立論根据，但取古人意而不擬古人法，随证用药，頗为灵活。特別是以阴阳互根、五行生克之理，辨析证情，较为透彻，且有創見。因此，作为今人临证借鑒，有可取之处。但在本书中，除了杂有一些假托岐伯、仲景口授等說法外，在某些地方的提法近于臆測，例如以封建社会的君臣、人倫关系来比喻疾病的机理。这些說法，不但本身不当，而且也不足以說明医学問題，原是无用的；但由于交錯于其他主要內容中，不便尽刪，有的暂予保留，請讀者有分析地閱讀。至于一部分比較散在的于医学沒有参考价值的封建迷信或其他不妥的說法，則概予刪节，以便于閱讀。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4年11月

2k17/13

辨证录序

九流莫难于医，亦莫慎于医，盖人之性命所攸关也。是必奉其傳于名师，穷其理于素习，小其心于临时。一遇其人之病，先审其人之气质，按其人之性情，据其人之居处、服习，循經辨絡，以得其致病之原与夫病之所在，然后随节气就方与切脉，对症而投之以药，无不有随手而效焉者也。顾自張仲景以后，名医代出，其所著述几于汗牛充栋，后之学者于茫茫大海中，非埋首讀書，潜心味道，得名师之指授而能知三昧者盖寡。余少留心于方书，稍稍知本草，每有疾而不輕服药，惟恐庸医之誤也。

茲奉圣天子命撫粵东。粵东山海陬区也，在天文星羅鷄火，其气多燥，而又近于大海，群山叠抱，其間溪澗泉竇莫非潮湿也。以天燥地湿之乡，而人之生于其中者，苟不自謹，立即致病。其气之壮者，感之輕而发之速，固可不药而愈；然疾甚者必延医，詎知粵东之医其能記誦湯头耳！熟脉訣者十无一二，甚而不解《內經》为何文，《条辨》为何意，略知药性，拘守陈方，究之胸中不通，指下不明，是以投之剂而多死。今夫病之寒热有表里之分焉，有疑似之別焉，有淺深主客之攸殊焉。其于似热症者輒投凉剂，岂知凡感于寒則为病热，寒郁則热盛，須溫以解者而凉剂直利刃矣；于似寒症者輒投煖剂，岂知食重內蒸热极反寒，六脉全伏，須下以解者而煖剂尤利刃矣。更可駭者，不論其人之形气与天行之节候、致病之根源，而擅用桂、附、人參，以为能用貴药者为通方为老手，而不知杀人于三指而卒不自认其罪者，莫若此等庸医之甚也。余撫粵未及三載，而聞医之杀人者不可数計，殊憫粵人之甘心送命于庸医而不自知也。比山阴余子燮菴来粵，携函秘藏《辨证录》一书，余假一观，真有仲景諸公所未及者，而辨症折衷补救，誠为仁人济世寿物之至宝，即为相俸授梓印本普行，願吾粵之医家熟讀精思，悟其今之所是，故不憚瑣瑣以为之序。

大清雍正三年岁次乙巳中瀚

欽命巡撫广东等处地方提督軍务兼理粮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广宁年希尧撰

自序

丁卯秋，余客燕市，黄菊初放，怀人自远。忽闻剝啄声，启扉迓之，见二老者衣冠偉甚，余奇之。载拜问曰：先生何方来，得毋有奇闻誨鐸乎？二老者曰：闻君好医，特来辨难耳。余谢不敏。二老者曰：君擅著作才，何不著书自雄，顾咕咕时艺，窃耻之。余壮其言，乃尚论《灵》、《素》诸书，辨脉辨证，多非世間語，余益奇之。数共晨夕，遂尽闻緒論。閱五月别去，訓鐸曰：今而后君可出而著书矣！鐸退而记忆，合以所識方，日书数则，久乃成帙。夫医道之难也，不辨证罔識脉之微，不辨证罔識证之变。今世人习診者亦甚多矣，言人人殊，究不得其指归，似宜辨脉，不必辨证也。虽然，辨脉难知，不若辨证易知也。古虽有从脉不从证之文，毕竟从脉者少，从证者众，且证亦不易辨也。今人所共知者，不必辨也；古人所已言者，不必辨也；必取今人之所不敢言，与古人之所未及言者，而暢辨之。論其证之所必有，非詭其理之所或无，乍聞之而奇，徐思之而实未奇也。客曰：布帛菽粟，可以活人，安在談医之必奇乎！余谢之曰：布帛菽粟，平淡无奇，而活人之理实奇也。日服之而不知其何以温，日食之而不知其何以饱，致使其理之彰可乎？鐸之辨证，犹談布帛菽粟之理耳。客又笑曰：君辨理奇矣，已足显著作之才，奚必托仙以术奇耶！鐸尼山之弟子也，敢輕言著作乎？闻二先生教，亦述之而已矣，何必諱其非仙哉！仙不必諱，而必謂是书非述也，得毋欺世以玄奇乎！书非玄奇，而仍以奇聞名者，以鐸聞二先生之教，不过五閱月耳，数十万言，尽记忆无忘，述之成帙，是則可奇者乎，岂矜世以玄奇哉！

山阴陈士鐸敬之甫别号远公又号朱华子题于大雅堂

凡 例

一、是編皆岐伯天師、仲景張使君所口授，鐸敬述廣推以傳世。實遵師誨，非敢自矜出奇。

一、辨證不辨脈者，以證之易識也。苟能知證，何必辨脈哉！雖然，辨證更能辨脈，則治病益精，又在人善用之耳。

一、辨論證候，均出新裁，闡揚《靈》、《素》所未備，于二經不无小補云。

一、編中不讲經絡穴道，以經絡穴道之義，已顯載于《靈》、《素》二經，人可讀經自考也。

一、各門辨證，專讲五行生克之理，生中有克，克中有生，經权常變，顛倒紛紜，貴人善讀之耳。

一、鐸壯游五岳，每逢異人傳刀圭之書頗富，凡可引證，附載于各辨證條后，以備同人采擇。

一、祖父素好方術，遺有家傳秘本，凡關合各症者，盡行采入，以成異書。

一、吾越多隱君子，頗喜談醫，如蔣子羽、姚復菴、倪涵初、金子如、蔡煥然、朱瑞林諸先生，暨內父張公璽仍與同輩余子道元、叶子正叔、林子巨源、錢子升璣、丁子威如、家太士，或聞其余論，或接其片言，均采入靡遺。

一、茲編不讲針灸，非輕之也。蓋九針治病之法，已暢論于《靈》、《素》書中，不必再為發明耳。

一、人病最多，集中所論，恐不足概世人之病，然生克之理既明，常變之法可悟，此編旁通治法，正有余也。

一、二師所傳諸方，與鄙人所采諸法，分兩有太多過重之處，雖因病立方，各有机宜，然而氣稟有厚薄之分，生產有南北之異，宜臨證加減，不可拘定方中，疑畏而不敢用也。

一、鐸年過六旬，精神衰邁，二師傳鐸之言，愧難強記，恐至遺

忘，辨論之處，或多未備，尤望同人之教鐸也。

一、是編方法，親試者十之五，友朋親出傳誦者十之三，罔不立取奇驗，故敢付梓告世。然猶恐藥有多寡、輕重，方有大小、奇偶，又將生平異傳諸方，備載于后，便世臨病酌用也。

一、岐天師傳書甚富，而《外經》一編尤奇。篇中秘奧，皆采之《外經》精鑒居多，非無本之學也。鐸晚年尚欲箋釋《外經》以求正于大雅君子也。

一、鐸勤著述，近年以來，廣搜醫籍，又成一編，決壽夭之奇，闡生克之秘，有益于人命不淺。恨卷帙浩繁，鐸家貧不克災梨，倘有同心好善之士，肯捐資剞劂，鐸傾囊付之，不吝惜也。

大雅堂主人遠公識

辨证录总目

卷之一1	癩痢門六則132
伤寒門四十三則.....1	狂病門六則135
中寒門七則27	呆病門三則140
卷之二32	呃逆門五則143
中風門二十五則32	卷之五146
痹証門十一則47	关格門五則146
心痛門六則54	中滿門四則149
胁痛門五則58	翻胃門五則151
头痛門六則61	臟脹門七則155
腹痛門六則65	厥症門七則161
腰痛門六則68	春溫門三十三則.....165
卷之三72	卷之六185
咽喉痛門七則72	火热症門十六則185
牙齒痛門六則76	暑症門十一則196
口舌門二則80	燥症門十五則204
鼻淵門三則81	痿症門八則213
耳痛門七則84	消渴門五則218
目痛門十四則88	卷之七223
血症門二十一則96	瘰癧門十一則223
遍身骨痛門四則108	汗症門五則230
卷之四111	五痺門十則234
五郁門六則111	大瀉門九則241
咳嗽門八則115	痢疾門十二則247
喘門四則120	癰疽門八則255
怔忡門三則122	卷之八261
惊悸門二則124	瘧疾門十則261
虛煩門二則125	虛損門十三則267
不寐門五則126	癆瘵門十八則275
健忘門四則129	夢遺門七則287

阴阳脫門五則	291	帶門五則	377
淋症門七則	294	血枯門二則	380
卷之九	299	血崩門八則	382
大便閉結門九則	299	調經門十四則	386
小便不通門六則	304	受妊門十則	393
內傷門二十三則	307	妊娠惡阻門二則	399
疝氣門(附:奔豚)八則		卷之十二	402
(刪一則)	320	安胎門十則	402
陰痿門五則	323	小產門五則	407
痰症門二十一則	327	鬼胎門一則	410
卷之十	340	難產門六則	411
鶴膝門二則	340	血暈門三則	414
癘風門二則	341	胞衣不下門二則	416
遺尿門三則	342	產後諸病門十一則	417
脫肛門二則	344	下乳門二則	423
強陽不倒門二則	345	卷之十三	425
發斑門二則	347	外科	425
火丹門三則	348	背痛門七則	425
离魂門三則	350	肺痛門四則	429
疰夏門二則	352	肝痛門二則	431
脚氣門一則	353	大腸痛門三則	433
中邪門六則	354	小腸痛門三則	434
中妖門(存目,文略)	357	无名腫毒門二則	436
中毒門十則(原十二則,		对口痛門一則	438
刪二則)	357	腦疽門一則	439
腸鳴門三則	362	囊痛門二則	439
自笑門(附:自笑)三則	364	臂痛門一則	441
惱怒門二則	366	乳痛門四則	441
瘡啞門三則	367	肚痛門一則	443
瘟疫門一則	369	多骨痛門一則	444
種嗣門九則	370	惡疽門一則	445
卷之十一	377	疔瘡門一則	445
婦人科	377	楊梅瘡門五則	445

腰疽門一則	448
筆疽門一則	449
脚疽門二則	449
贅疽門一則	451
唇疔門一則	451
癰癰門一則	451
痔漏門四則	453
頑瘡門二則	455
接骨門二則	456
金瘡門一則	458
物傷門二則	458

癩門一則	460
------	-----

刑仗門一則	461
-------	-----

卷之十四	462
------	-----

幼科	462
----	-----

驚疳吐瀉門七則	462
---------	-----

便虫門二則	465
-------	-----

痘瘡門十五則	466
--------	-----

疹症門三則	472
-------	-----

吃泥門一則	474
-------	-----

胎毒門一則	474
-------	-----

辨证录 卷之一

山阴陈士铎敬之甫号远公又号朱华子 著述

会稽陶式玉尚白甫号存斋

参订

伤寒门

一、冬月伤寒，发热，头痛，汗出，口渴，人以为太阳之症也，誰知太阳已趋入阳明乎。若徒用乾葛湯以治阳明，則头痛之症不能除；若徒用麻黄湯以治太阳，則汗出不能止，口渴不能解，势必变症多端，輕变为重。法宜正治阳明，而兼治少阳也。（伤寒症最难治而最易治也，盖邪有来路有去路，有大路有旁路。由太阳而来是来路也，从阳明而去是去路也。断少阳是阻其大路也，塞太阴肺經是断其旁路也。知此法而通之，以治各經何伤寒之不愈耶。）何則？邪入阳明，留于太阳者，不过零星之余邪，治太阳反伤太阴矣。故太阳不必治，宜正治阳明。盖阳明为多气多血之府，邪入其中，正足大恣其凶横，而挟其腑之气血，为炎氛烈焰者，往往然也，故必須用大剂凉药，始可祛除其横暴也。方用：

石膏一两 知母二錢 麦冬二两 竹叶二百片 茯苓三錢 甘草一錢 人參三錢 柴胡一錢 梔子一錢 水煎服。一剂而头痛除，二剂而身热退，汗止而口亦不渴矣。

此即白虎湯变方，用石膏、知母以复其阳明之火邪；用柴胡、梔子以断其少阳之路径；用麦冬以清补其肺金之气，使火邪不能上逼；用茯苓引火下趋于膀胱，从小便而出，而太阳余邪尽随之而外泄也。至于人參、甘草、竹叶，不过取其調和臟腑，所謂攻补兼施也。

或惧前方太重，則清肃湯亦可用也，并載之以备选用。

石膏五錢 知母一錢 麦冬一两 甘草 人參 柴胡 梔子各一錢 独活 半夏 各五分 水煎服。

一、冬月伤寒，发热，口苦，头痛，饥不欲飲食，腹中时痛，人以

为太阳之症也，誰知少阳之病乎。夫伤寒未有不从太阳入者。由太阳而入阳明，由阳明而入少阳者，傳經之次第也。何以邪入太阳，即越阳明而入于少阳耶？人以为隔經之傳也，而孰知不然。盖少阳乃胆經也，胆屬木，木最惡金，肺屬金而主皮毛。風邪之来，肺金先受，肺欺胆木之虛，即移其邪于少阳，故太阳之症，往往多兼少阳同病者。然則此症，乃二經同感，而非傳經之症也。（辨二經同感，不是傳經，最有把握。）治法似亦宜二經同治矣，而又不然，单治少阳，而太阳之病自愈。方用：

柴胡二錢 白芍五錢 甘草一錢 陈皮一錢 黄芩一錢 神麴一錢 白朮三錢 茯苓三錢 水煎服。一剂而热止，二剂而腹不痛，头不疼，而口亦不苦矣。

此方即逍遙散之变方也。盖病在半表半里之間，逍遙散既解散表里之邪，而太阳膀胱之邪，何能独留？况方中原有茯苓、白朮以利腰膂而通膀胱之气乎！余所以止加神麴、黄芩，少解其胃中之火，以和其脾气，而諸症尽除也。

此病用舒經湯亦佳。

薄荷二錢 白芍五錢 甘草八分 黄芩二分 白朮二錢 茯苓五錢 桂枝三分 水煎服。

一、冬月伤寒，发热，口渴，謔語，时而发厥，人以为热深而厥亦深也，疑是厥阴之症，誰知为太阴之症乎。夫太阴脾土也，脾与阳明胃經为表里，表热而里亦热，此乃胃邪移入于脾經也。此症最危最急，盖人以脾胃为主，脾胃尽为火邪所燄，而腎水有不立时熬乾者乎！治法宜急救脾胃矣。然而救脾則胃火愈熾，救胃則脾土立崩，此中之消息最难，惟当速救腎水之乾枯而已。（厥阴、太阳最难辨，今辨得甚清。讲用药处，妙論解頤。）方用：

玄参三两 甘菊花一两 熟地一两 麦冬二两 芡实五錢 水煎服。

此方名为救枯丹。用玄参以散其脾胃浮游之火，甘菊以消其胃中之邪，麦冬以滋其肺中之液，助熟地以生腎水，庶几滂沱大雨，自天而降，而大地焦枯，立时优渥，何旱魃之作祟乎！又恐过于汪

洋，加入芡实以健其土气，而仍是腎經之药，則脾腎相立，但得其灌溉之功，而絕无侵凌之患。故一剂而譫語定，再剂而口渴除，三剂而厥亦止，身亦凉也。此症世人未知治法，即仲景張使君亦未尝談及，天师因士鐸之請，特傳神奇治法，以为伤寒門中之活命丹也。

此症用清土散亦妙。

石膏一两 麦冬一两 生地一两 甘草一錢 金銀花五錢 白朮三錢 水煎服。

一、冬月伤寒，大汗而热未解，腹又痛不可按，人以为邪发于外未尽，而内結于腹中，乃阳症变阴之症也。余以为不然。夫伤寒而至汗大出，是邪随汗解，宜无邪在其中，何至腹痛？此乃阳气尽亡，阴亦尽泄，腹中无阴以相养，有似于邪之内結而作痛，盖阴阳两亡之急症也。（世人俱知亡阳，而不知亡阳即是亡阴，此等譫語非仙人指授安得发千古之所未发耶。）夫痛以可按为虚，不可按为实，何以此症不可按，而又以为虚乎？不知阴阳两亡，腹中正在將絕之候，不按之已有疼痛难忍之时，况又按而伤其腸胃，安得不重增其苦，所以痛不可按也。如遇此症，急不可緩，方用急救阴阳湯。用：

人参二两 黃芪三两 当归一两 熟地二两 甘草二錢 白朮二两 水煎服。一剂而腹痛頓止，身热亦解，汗亦尽矣。

此方用参、芪以补气，使阳回于阴之内；用当归、熟地以补血，使阴攝于阳之中；用白朮、甘草和其腸胃，而通其腰膝，使阴阳两归于气海、关元，則亡者不亡，而絕者不絕也。倘认是阳症变阴，純用溫热之剂，加入肉桂、乾姜、附子之类，虽亦能回阳于頃刻，然内无阴气，阳回而阴不能攝，亦旋得而旋失矣。

此症用救亡散亦易奏功。

人参 当归 熟地各一两 甘草二錢 附子一片 水煎服。

一、冬月伤寒，大汗，热解腹微痛，腰不可俯仰，人以为邪在腎經未出，欲用稀蓂丸加防己治之，非其治也，此乃发汗亡阳，阳虛而阴不能济之故也。（阴不能济，以致亡阳，亦发前人所未发。）夫阴阳相根，此症因汗泄过多，阳气无几，而阴又自顾不遑，不敢引阳入室，而阳无所归，故行于腹，孤阳无主，而作痛；腎中之阴，又因阳气不归，而

孤阴无伴，不敢上行于河車之路，故腰不可以俯仰。方用引阳湯治之。

杜仲一錢 山藥五錢 甘草一錢 茯苓二錢 芡實三錢 人參三錢 肉桂三分 白朮五錢 水煎服。一劑而腹疼止，二劑而腰輕，三劑而俯仰自適矣。

此方助阳气之旺，而不去助阴气之微。盖阴之所以杜阳者，欺阳气之衰也，予所以助阳而不助阴也。倘用稀蕒、防己以重損其阴阳，則終身不为廢人者几希矣！

此症济阳湯亦可用。

杜仲二錢 山藥一兩 甘草一錢 人參五錢 白朮五錢 破故紙一錢 水煎服。

一、冬月伤寒，大汗气喘不能息，面如珠紅，口不能言，呼水自救，却仅能一口而不欲多飲。人以为热极，欲用白虎湯以解其阳明之火也，而不知此为戴阳之症，乃上热而下寒也。若用白虎湯，虽多加人參，下喉即亡矣。（面如珠紅或有时而紫者，唇焦似疮舌有燥胎，但人时与水，则不欲飲或一口而止，两足冰冷。此症易辨也，今人不知辨明，誤人性命矣。）方用：

八味地黄湯半斤，大鍋煎湯，恣其渴飲。必熟睡半日，醒来汗必止，气必不喘，面必清白，口必不渴矣。

盖此症原不宜汗而汗之，以致大发其汗。汗既大出，而阳邪尽泄，阳气尽散，阴亦随之上升，欲尽从咽喉而外越。以皮毛出汗，而阴气奔騰不得尽随汗泄，故直趋咽喉大路，不可止抑矣。阴既上升，阳又外泄，不能引阴而回于气海，阳亦随阴而上，而阴气遂逼之而不可下，故气喘不能息也。且阳既在上火亦在上者，势也。况阴尽上升，则腎宮寒极，下既无火，而上火不得归源，故泛炎于面，而作紅珠之色也。上火不散，日日作渴，呼水自救者，救咽喉之热，而非欲救腸胃之热也。（此证初起原屬內伤，乃庸医竟作外感治之，則成戴阳症矣。既成戴阳，而見其面有珠紅色，又作热治，則无有不死者也。）夫实热多成于胃火，而胃热之病，必多号咷狂呼之状，今气虽喘息而宁，口欲言語而不得，非虛热而何？此眞所謂上假热而下眞寒也。八味地黄湯补水

之中，乃是补火之药。下喉之时，火得水而解，入胃之后，水得火而宁，調和于上下之間，灌注于肺、腎之际，实有妙用也。夫发汗亡阳，本是伤气也，何以治腎而能奏功耶？不知亡阳之症，内无津液，以致内火沸騰，我大补其眞阴，則胃得之而息其焰。胃火一息，而腎之关門閉矣。腎之关門閉，而胃之土气自生。（讀此快論，益信胃为腎之关，非腎为胃之关也。）胃之土气生，而肺金之气有不因之而得养者乎。肺气一生，自然清肃之令行，母呼子归，同气相招，势必下引腎气而自归于子舍矣。腎气既归，而腎宮之中，又有温和春色以相熏，又得汪洋春水以相育，則火得水而生，水得火而悅，故能奏功之神且速也。

返火湯治此症亦神。

熟地三兩 山茱萸一兩 肉桂三錢 水煎服。

一、冬月伤寒发厥，面青手冷，两足又热，人以为直中阴寒也，宜用理中湯治之，而不知非其治也。此乃肝气邪郁而不散，風邪在半表半里之間也。若用理中湯治之，必然发狂而死矣。夫直中阴寒之症，未有不从足而先冷者也。今两足既热，其非直中肝經明矣。（足热不是阴症，眞見到之言。）夫邪既不在肝經，似乎不可迺治肝經矣。然而邪虽不在肝經之内，而未尝不在肝經之外也。邪在門外，与主人何豫，而忽现发厥、面青、手冷之症耶？不知震邻之恐，犹有警惕之心，岂賊在大門之外，而主人有不張惶色变者乎！倘用理中湯，是用火攻以杀賊，賊未擒燒，而房舍先焚，賊且乘火而突入于中庭，必至杀主人而去矣。治法用小柴胡湯加減，以散其半表半里之邪，而肝气自安，外邪化为烏有。方用：

柴胡二錢 白芍五錢 甘草一錢 当归一錢五分 黃芩一錢 半夏一錢 水煎服。一剂而手溫，再剂而厥止，身热尽除，而面青自白矣。

此症用七賢湯亦甚效。

白芍 白朮各五錢 甘草一錢 肉桂三分 柴胡一錢 丹皮三錢 天花粉二錢 水煎服。一剂即安。

一、冬月伤寒，身热汗自出，恶寒而不恶热，人以为阳明之症

也，欲用石膏湯治之，而不知非也。汗出似陽明，然陽明未有不惡熱者，今不惡熱而惡寒，此陽氣甚虛，邪欲出而不出，內熱已解，而內寒未散之症也。此症必因誤汗所致。方用補中益氣湯：

人參三錢 黃芪二錢 白朮二錢 當歸二錢 柴胡一錢 升麻四分
陳皮一錢 甘草一錢 加桂枝五分 水煎服。一劑而汗止身涼，寒亦不惡矣。

夫補中益氣之湯，非治傷寒之症也，李東垣用之以治內傷之病，實有神功，我何所取乎？不知傷寒之中，亦有內傷之病，正不可拘拘於傷寒，而不思治變之方也。況此症因誤汗而成者，汗已出矣，邪之存於經絡者必淺，即有畏寒，其寒邪亦必不重，是外感而兼內傷也。補中益氣湯，補正之中而仍有祛邪之藥，故兼用之而成功也，（失汗之症運作內傷治，非胆識兩到者，斷不敢輕用，誰知放胆用之無不奏功。）況又加桂枝散寒之味乎！倘誤認作陽明之症，而妄用白虎湯，少投石膏，鮮不變為虛寒之病而死矣，辨症烏可不明哉！

溫正湯亦可用。

人參五錢 黃芪一兩 當歸五錢 柴胡一錢 甘草五分 神麴一錢
桂枝三分 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身熱五、六日不解，譫語，口渴，小便自利，欲臥，人以為陽明之余熱未解也，而予以為不然。夫譫語雖屬胃熱，然胃熱譫語者，其聲必高，拂其意必怒；今但譫語而低声，非胃熱也。但既非胃熱，何以口中作渴，欲飲水以求救耶？然口渴飲水，水不化痰上涌，反直走膀胱而小便自利，其非胃熱又明矣。夫陽明火盛，多致發狂，今安然欲臥，豈是胃熱之病。但既不是胃熱，何以譫語口渴不解，至五、六日而猶然耶？不知此症，乃心虛之故也。心虛則神不守舍而譫語，心虛則火起心包而口渴。夫心與小腸為表里，水入心而心即移水于小腸，故小便自利也。治法用：

茯苓五錢 麥冬一兩 丹皮二錢 柴胡一錢 甘草五分 水煎服。一劑而譫語止，二劑而口渴除，身熱亦解。

此方名為清熱散。（余熱未解用清熱散最宜。）用麥冬以補心，用茯苓以分消火熱，用柴胡、丹皮、甘草以和解其邪氣。心氣足而邪不

能侵，邪尽从小腸以泄出，而心中宁靜、津液自生，故渴除而腎气上交于心而精自长，亦不思臥矣。倘疑为胃热，而用白虎，或用青龙之湯，鮮不致衄矣。

涼解湯亦可用。

茯神三錢 麦冬五錢 玄参一两 柴胡一錢 甘草三分 炒枣仁二錢 水煎服。

一、冬月伤寒，至五、六日往来寒热，胸胁苦滿，或嘔或吐，或渴或不渴，或煩或不煩，人以为少阳之病也，宜用小柴胡湯和解之。夫小柴胡湯治少阳邪之圣药，用之似乎无不宜也。以少阳居于表里之間，邪入而并于阴則寒，邪出而并于阳則热，故痰結于胸而苦滿，欲吐不吐，欲渴不渴，而煩悶生矣。用柴胡湯以和解之，自易奏功，然而止可一用而不可常用也。盖少阳胆木，最喜者水耳，其次則喜風。柴胡風药，得之虽可以解慍，然日以風药投之，則風能燥湿，愈見干枯，必以大雨济之，則郁郁葱葱，其扶疎青翠为何如耶。

(木最喜風，有風而无雨济之則水必干涸矣。故以風治木，尤不若以雨治木之得快也。)譬之炎夏久旱，禾苗将至枯槁，必得甘霖霑足，庶乎可救，故用柴胡湯之后，必須用补水之济以济之。方用济生湯：

熟地五錢 玄参五錢 麦冬三錢 山茱萸一錢 山药三錢 茯苓二錢 白芍三錢 柴胡五分 神麴三分 竹茹一团 水煎服。一剂而煩滿除，再剂而寒热止，三剂而前症尽失也。

此方多是直补肾水之味，直补其胆木之源，则胆汁不枯，足以御邪而有余；况加入白芍、柴胡，仍散其半表半里之邪，安得不收功之速乎！倘疑伤寒之后，不宜純用补肾之药，恐胃气有伤，难以消化。不知少阳之症，由太阳、阳明二經傳來，火爆水涸，不但胆汁为邪所逼，半致熬干，而五臟、六腑尽多炎燂。是各經无不喜盼霖雨，非惟少阳胆木一經喜水也。然則用补水之药，正其所宜，何至有停隔之虞哉！

此症用和局散亦妙。

柴胡一錢 白芍一两 生地五錢 玄参三錢 麦冬二錢 茯苓二錢 竹茹一团 芥子一錢 水煎服。